

筆下心澄：單親母育兒壓力爆煲 多專業合作走出不幸

最近的「童樂居」懷疑虐兒事件引起市民對保護兒童的關注，而就在保護兒童會向政府提交檢討報告的時候，我在醫院第一次見到阿梅（化名）。她是一位身形瘦削的單親媽媽，與兩位分別11歲和9歲的兒子相依為命，靠綜援為生。自上年起，她因為種種壓力而出現情緒問題，開始看精神科門診，被診斷患上適應障礙症（Adjustment disorder），要接受藥物治療。

在阿梅入院前夕，香港爆發第五波新冠疫情，她的兩位兒子也被迫跟隨全港中小學生一同停課。這對阿梅的育兒壓力可謂百上加斤，因為她的長子早前被發現有自閉症譜系障礙特徵，未必能體會別人的感受，在很多事情上只會堅持己見，經常與母親和弟弟發生爭執。

平日阿梅還可以依靠學校幫忙看管兒子，但在疫情下，她卻要在家中與長子就使用平板電腦而角力。她本來與他約法三章，規定每日電玩的時間，但他卻經常犯規，屢勸不改。她於是沒收平板電腦，但換來的卻是長子強烈的情緒和行為失控。他會大叫，會搶電腦，會騷擾弟弟的視像學習，甚至會出手打阿梅。阿梅惟有還手，有時用籐條，有時用充電線，有時甚至會箍頸……

阿梅在病房一邊向我毫無保留地談及她的遭遇，一邊強忍眼中的淚水。說到箍頸的一刻，她的淚水終於奪眶而出，口中不斷表達出無盡的自責和後悔。巨大的育兒壓力終於令阿梅在停課期間精神崩潰，患上抑鬱症（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），除了情緒低落、無精打采、失眠、食慾不振等徵狀外，她還產生自殺的念頭，所以需要入院接受治療。

面對阿梅這類在社會無依無靠的病人，我們精神科醫生在藥物和心理上當然可以提供一定的幫助。但精神科服務從來都不是獨腳戲，而是整個團隊的合作。除了醫護外，臨床心理學家和職業治療師能與阿梅分享控制情緒、處理困難的技巧；社工在阿梅的案例中亦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。他們一方面協助阿梅的兩位兒子找尋緊急的托兒服務，另一方面協助調查潛在的虐兒風險，最後更與醫生、學校社工等持份者召開了多專業個案會議，就懷疑虐兒事件的資料，評估個案的風險及性質。

大家可能會覺得這會議是在聲討阿梅，將病人放在對立面。但事實卻恰恰相反，會議的目的其實從兒童的福利出發，決定有關案例是否屬保護兒童個案。

阿梅的案件最後被介定高危，即兒童日後受虐的危機屬於高。他們會有專責的社工跟進，兩位兒子亦會加快獲得兒童住宿服務，阿梅在醫療方面也會有精神科門診和社康護士跟進。俄國作家托爾斯泰說過：「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，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。」但願阿梅一家經過這一役，能夠慢慢過上平安幸福的日子。

撰文：青山醫院精神健康學院黃鈞醫生

(轉載自香港01 | 筆下心澄 | 2022-05-03)

香港01網站連結：

<https://www.hk01.com/sns/article/760636>